

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

何太平 罗俊伟

(中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作者简介] 何太平(1967-),男,湖北仙桃人,中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金融投资方向的研究;

罗俊伟(1972-),男,湖北黄陂人,中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金融投资方向的研究。

[内容提要] 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相互依赖,是香港经济体系脆弱性的根源,这次金融危机使这种脆弱性凸显。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为:调整金融业的服务对象和业务领域,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调整服务经济体系的内部结构,降低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将香港发展成为多功能贸易中心;发展高科技产业,提升香港制造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 香港;产业结构;服务经济;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 F 0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6-0093-05

战后香港经历了两次产业结构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服务经济体系之一。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使香港产业结构的缺陷凸显,危机之后香港的产业结构势必作出调整,但如何调整?香港服务经济体系是否会改变?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体系中如何定位?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述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1)香港产业结构的形成与特点;(2)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依据和方向;(3)制造业在未来香港经济中的地位。

一、香港产业结构的演变与特点

从战后到现在,香港的产业结构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完成了两次转型,60年代完成了从转口贸易到制造业的转型,70、80年代完成了从制造业到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主的服务经济转型。目前,香港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服务经济体系之一,是亚太地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旅游中心。香港的产业结构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制造业外移,服务业成为经济主体

70年代末开始,随着制造业向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地区转移,香港的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萎缩,从1980年的23.7%下降到1996年的8.2%。目前,香港制造业近七成的生产能力已迁至内地,其中制鞋、皮包、玩具、家具、视听设备、塑料业80%以上的生产能力已内迁,香港只提供进出口和其他高附加值的服务。至1996年底,香港厂商在珠江三角洲达5万家,雇佣人数多达400—500万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人数的15倍(1996年香港制造业就业人数为34万人),香港制造业已成为跨境工业、离岸工业。与此同时,香港的服务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自1980年以来,香港的服务业年均增长17%,服务业总产值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67.5%上升到1996年的84%,就业人数236万,占香港就业人数的78.8%^①。同时,香港是世界第九大商业服务出口地,在亚洲仅次于日本,1996年,服务业出口总值3029亿港元,占本地总产

值的24%^②,成为香港经济的一大支柱,其服务对象已从祖国内地扩散到东南亚。

(二)制造业缺乏国际竞争能力

制造业北移使得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保持了香港制造业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但也使得厂商忽视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导致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步丧失竞争力。香港制造业缺乏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香港的制造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如制衣、玩具、塑料、电子等,主要以中、低档技术为主,产品的附加值低。以电子产品为例,香港几乎是靠进口电子元件装配,而且生产技术装备也很差,香港电子产品的附加值仅为30%左右,远远低于韩国、台湾、新加坡的50—60%的水平;(2)在完成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后,香港的制造业忽视了提高技术、更新设备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香港的产品一直以廉价取胜,而不是以技术、品质取胜。香港的生产技术排在亚洲四小龙之后,与其他三小龙差距大约为五年;(3)企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缺少拥有技术开发能力的大型企业,1995年,香港工厂总数31114家,其中雇工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只占0.1%^③;(4)香港高新技术产业发育迟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之后,新兴工业没有孕育成长。

(三)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容易形成经济泡沫

香港房地产与建筑业合计的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0%以上,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经济支柱产业。据统计,1996年,以固定价格(1990)计算,香港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1225.73亿港元,约占香港本地固定资产形成总额2681.48亿港元的46%^④。近10年来,香港房地产业一枝独秀的发展,导致楼市与股市一起成为香港经济中泡沫成分较重的环节。在这次金融危机前,香港的房地产价格水平超过纽约、东京的水平,不仅影响到香港的民生,而且高昂的楼价增加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不利于香港的竞争力。

(四)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相互依赖,经济体系风险集中于金融和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的发展依赖金融资本的支持。自香港60年代经济起飞以来,在银行贷款业务中,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历来很高。1996年,香港银行业对房地产发展及建筑贷款和楼宇按揭贷款合计7509亿港元,占银行业在香港使用的贷款总额的41.2%^⑤。由于银行业务过分集中于房地产业,增加了银行系统的风险,当房地产不景气时,银行资产的

整体质量就会下降,并容易引发金融动荡。

香港的证券市场也与房地产业紧密相联。在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结构单一,主要是金融和地产股。据统计1996年底,地产建筑股市值11664.84亿元,占股市总值35809.9亿元的32.57%,在各类股票中比例最大。1997年4月,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的601家公司中,房地产建筑业类公司138家,占23%,且10大市值公司中地产公司就占了3家^⑥。由于证券市场与房地产业联系紧密,存在着房地产业与证券市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股地拉扯”现象。

二、对香港产业结构的几点认识

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港府为了捍卫联系汇率制度,不得不抽紧银根,扯高银行同业拆息。由于利息居高不下,导致香港的股市下跌,房地产业低迷不振,加上周边国家货币贬值,香港的旅游、零售、运输业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对香港的服务经济体系进行反思,探讨香港经济结构的缺陷。归纳学者们的论述,认为香港经济结构的缺陷主要在于:(1)服务业发展过度,而服务经济又缺乏抗波动能力,在目前世界经济实体中,尚无纯服务业的独立经济的例子,失去了制造业,服务业就成为无本之末;(2)香港制造业萎缩,没有完成产业转型,缺乏竞争力。

但是,上述观点,缺乏对香港产业结构形成历史的考察。香港今天的产业结构是香港经济适应市场变化经多次调整而形成的,反映出香港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香港产业结构的第一次转型是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是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香港在时区上恰好弥补美国与欧洲金融市场间的时间空档,国际投资者可以在三地进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同时依托内地及东南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对国际金融资本的需求,发展成为以金融、房地产为主的服务经济体系。制造业北移,为香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深度发展提供了空间,但制造业并没有朝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原因在于香港缺乏深度发展制造业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比较香港与其他三小龙经济结构转型就会发现,亚洲四小龙同为在50、60年代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发展起来,所不同的是在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香港选择了多元化,70年代开始转向服务经济并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服

务经济体系之一。其他三小龙则致力于重工业化，韩国、台湾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钢铁、汽车、化工等产业，80、90年代开始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提升产业结构。发展路径不同，结果当然也不一样。新加坡、台湾、韩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远远高于香港，而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则远远快于新加坡、台湾、韩国，两种发展模式共同构成了亚洲奇迹的组成部分。在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之前，孰优孰劣，很少有人考虑，也不好比较，但危机之后，在对香港产业结构的讨论中，似乎都对香港的服务经济体系提出了批评。其实，制造业与服务经济一样面临着风险，制造业比香港发达的韩国、台湾在这次金融风暴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且较香港严重。这次金融危机虽然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实力，但没有影响到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1997、1998连续两年，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仍居新加坡之后，居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二位。

因此，笔者认为，香港经济的脆弱性并不在于服务经济体系，而在于服务经济体系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在于经济过分依赖房地产业以及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互相依赖。如前所述，香港银行超过40%的贷款是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贷款，银行利润也主要来源于此类业务，其他业务薄弱。由于经济过分依赖房地产业，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必将影响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自从90年代初期房地产泡沫破灭，拖累金融及整个经济体系，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这次金融危机在香港的传导机制也是如此。面对国际炒家的狙击，港府为捍卫联系汇率制度不得不扯高银行利息，而利率高企，不仅提高了房地产商的运营成本，而且由于股市下跌产生的财富萎缩效应降低了对房地产的需求，引起房地产价格下挫。房地产业的低迷既影响香港经济的整体景气，又引起了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导致银行谨慎放贷，且不愿降低贷款利率，这样就形成了经济持续低迷的恶性循环。

有学者提出，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已远远脱离了制造业的发展，过分依赖于外部环境，这种繁荣不可能很持久^①。笔者认为，此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经济的看法，香港的服务业从来就不是依赖本地的制造业发展起来，而是依赖于大陆及东南亚各国的投资需求和转口贸易。在投资与贸易日益自由化、国际化的今天，相互依赖是世界经济的特点，香港经济从来就是依赖外部环境而得到发展，离开外部环境，

香港经济根本就没有发展空间。今后香港服务业只有开拓更广泛的外部市场，香港经济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三、危机之后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

金融危机之后，确定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应首先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 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目前，香港是亚太区域的国际金融、航运和转口贸易中心。正是70年代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才达成香港今天的成就。危机之后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否意味着改变香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已经形成的地位，改变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还是在现行服务经济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内部结构的调整？

2. 香港在中国经济中的定位。香港回归后，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与祖国融为一体。目前，香港与内地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是内地外资的主要来源，也是内地进行国际融资的主要场所。香港与内地是一种互补关系，香港有良好的融资环境和先进的贸易手段，内地有劳动力优势和广阔的市场，正是这种互补性，促进了内地与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香港产业结构的选择，不仅应该从香港出发，而且应该从整个中国出发。因为仅从香港出发，容易陷入追求完整工业体系的思维定势，忽略香港的比较优势。只有从大中国的角度出发，才能认识到香港的比较优势和与内地的互补性，对香港经济正确定位。

3. 香港经济体制的选择。香港一贯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稳健的政府理财原则，产业的发展依赖于企业家的自由选择，与韩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系完全不同。也就是说，香港今天的经济结构完全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危机之后，如果重构香港的产业结构意味着政府可以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是否违背香港现行的积极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原则。

从上述三点出发，结合对香港服务经济体系的分析，笔者认为，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应从下列定位出发。

1. 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香港经济的最大定位，这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已经明确。《基本法》第109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危机之后金融业仍将为香港的支柱产业，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香港的

金融业应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局面,加大对其他产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企业、风险企业的贷款,寻找新的利润来源;金融服务业领域要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并在整个世界寻找客源。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及融资需求,随着内地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香港金融业面临着寻找新客户的压力。香港曾成功地推出了红筹股、H股概念,今后也可以推荐其他国家的公司到香港上市融资,甚至可以推荐发达国家的公司到香港上市,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功能,真正发挥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2. 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不会改变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服务经济体系并不脆弱,引起风险的是服务经济体系内部结构的问题。虽然世界上尚无纯服务业的独立经济的例子,但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香港没有必要回到70年代以前的产业结构。并且香港回归祖国后,在很大程度上香港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依托内地的制造业,保持和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不仅可以发挥香港经济结构的现有优势,而且也是香港经济和内地经济互补性的要求。

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内部的调整已属必然,首先要调整的是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局面。在金融风暴袭击香港前,港府提出了未来十年将供应大量土地并保证每年供应8.5万个单位住宅的计划,希望化解房地产泡沫,实现高房价高地价的软着陆,降低香港企业的经营成本,提升香港的竞争力。金融危机导致香港房地产业硬着陆。危机之后,房地产业将根据市场需求自行作出调整,特区政府也会相应调整房地产业政策,减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可以预见,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的强行调整,房地产业将逐步失去支柱产业的地位,而金融业及为贸易和投资服务的资讯、运输、仓储、营销推介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 由单纯的转口贸易中心向多功能贸易中心转变。自90年代以来,香港作为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已经受到周边地区的挑战,特别是内地直接贸易的发展,减少了货物经香港转口,直接影响到香港航运业的进一步发展。金融危机后,由于周边国家货币贬值进一步影响到香港的转口贸易,估计香港作为商品转口港的地位将会削弱。但是,香港已是一个发达的服务经济体系,商业服务出口已占重要地位,只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保证,随着香港对内地及海外的投资不断增加,为投资进行服务的

资讯、营销策划、融资、保险将得到发展,香港将由转口贸易中心向多功能贸易中心转变。

四、香港制造业的升级

在一个服务经济体系中,制造业如何发展,过去一直为学术界、实业界所忽视。香港100种恒生指数成份股也全部为金融股和地产股。这次金融危机后,香港开始反思制造业的作用与地位,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注重制造业的生存与发展,发展高科技工业^⑥。港府也一改过去积极不干预的自由主义政策,将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港府的一项政策,并准备采取一系列的方式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1998年3月,香港成立了创新科技委员会,希望藉此确定香港的科技发展战略,促进香港的产业结构升级。1998年5月,香港联合交易所发表了《建议设立新兴公司新市场之咨询文件》,计划1999年10月在联交所之下开设第二板块市场,即将设立的第二板块市场的目的也在于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更广泛的融资渠道,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注重制造业的发展与转型不是要改变香港的服务经济体系,将香港经济转变成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而是在巩固和发展香港已有的服务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发展高科技、高增值工业,提升香港制造业的竞争力,形成对服务业强有力的稳固的支持。有学者提出了香港经济转型的“4+1”设想,即香港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已经建立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商贸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中心——“创新科技中心”。“4+1”设想的涵义就是在发展服务业的基础上发展高科技工业。

虽然在制造业转型的方向上意见一致,但在具体实施方式上却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香港应直接发展资讯通信、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提倡创新和从事高增值产业;另有人认为香港当前最迫切的不是发展高科技工业,而是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发展高增值产品,以加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成功地寻找到生存空间后,再向高科技工业发展。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将提升现有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时进行,因为如果等到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转型后,再发展高科技工业,香港的制造业还是很落后。在发展方式上,应利用香港和内地的互补性。香港科研基础比较薄弱,但拥有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内地有雄厚的科研基础,但在高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依香港现在的技术基础、人才储备,不可能直接发展资讯通信、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势必要与内地联合。香港可以将高科技产业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基地放在内地,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香港发展成为高科技方面的融资、投资、管理及产品营销中心。并且,与内地合作可以享受内地的政策支持。目前,香港霍英东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与广东省政府已在广东番禺南沙就建立创新科技园区进行合作^⑥,这是香港与内地合作的一次尝试。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强调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一方面可以提升香港的产业结构,增强香港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可以促进香港的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向内地延伸,使服务业成为与高科技产业相协调并为之服务的产业;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层次,深化两地的联系。

注 释:

- ①②③④⑤⑥ 乌兰木伦:《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香港经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28、240、446、356、143、361页。
- ⑦ 汪康懋、汪镇全:《当前香港经济面临的种种隐患和可供选择的若干对策》,载《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8期,第2—19页。
- ⑧ 洪 夏:《再造香港提高经济竞争力——‘再造香港’研讨会综述》,载《经济导报》(香港)第2598期,第10—11页。
- ⑨ 洪 夏:《‘南沙计划’的构想与实践》,载《经济导报》(香港)第2599期,第10—11页。

(责任编辑 邹惠卿)

Hong Kong'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fter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e Taiping, Luo Junwe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uhan 430064, China)

Authors: He Taiping(1967-), male, Doctor candidate, School of Finan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majoring in financial investment;

Luo Junwei(1972-), male, Doctor candidate, School of Finan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majoring in financial investment.

Abstract: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service-based economy, It's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real estate and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financial sector and real estate led to economic fragility.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ong Kong's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uld be adjusted as following: ensure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a multifunctional trade center; adjus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ervice sector and reduce dependence on real estate; develop hi-tech industry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Hong Kong; industrial structure; service-based economy; structural adjustment